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

忠烈

漢

郡簿任景升光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三國吳

偏將軍董元代襲　　丞相張巨先悌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偏將軍鍾離徇

晉

侍中嵇延祖紹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 子浚肇 桓寶附

隋

折衝郎將沈光

唐

臨海丞駱賓王　太子少師顏魯公眞卿

睢陽太守許遠

五代

睦州刺史薛溫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宋

婺州教授胡埜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工部侍郎滕穎秀茂實　項鑄子德
秉義郎許世英瓔　先鋒董伯強公健
陳德固子岩肖附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蔣煜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士曹毛叔總梟　制置司參謀黃龍友友
太原府判劉士英石礪王臬附　安撫使徐徽言子闕從孫適附
縉雲尉詹良臣子大方大猷附　青溪尉翁開
休寧知縣鞠嗣復　忠翊郎姜綏子特立附
開封少尹晏元茂承　開封令劉夢澤倚友

潁昌守何彥時志同　進士吳樞

雲和郴咏道　太學徐宅卿揆

蕫縣簿祝公明子陶附　通直郎劉平甫晏

司農少卿史徽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鄉貢鄭季厚覃兄章妻董孫曾多附

統制姚興　錢唐令朱躍何㮚附

防城保甲於琳　承信郎李彥和靚

右僕射魏南夫杞　衛士唐琦

沈提舉琯　龔生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子綸紘附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滁州通判侯道子晶　陳提刑壽孫

兵部侍郎應純之　蘄州知州李誠之 妻許子士允從子士虎附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定城尉張欽甫慾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 弟方義附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 兄椿附

通判池州趙卯發 妻雍氏附　建康統制吳從龍 弟從虎附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 弟時中附　霍丘尉徐臞叟梅龜 子禹古附

金部員外吳德洪 弟雄飛附　樊守張漢英

大理丞馮德文驥 弟驌附　吏部尚書劉黻 母解氏妻林氏附

浙西提刑徐道隆 知州趙良淳附　司農卿杜貴卿滸

權知台州王琺 姪寅附　承議郎陳雲翁廣之

史館編校葉德孚偁祖　太學徐應鑣 子琦崧女元娘劉汝錫附

王小觀　徐梧叔夢魁 姚亨附

林提刑疄　鄭秊華采翁 朱天錫附

行軍司馬陳輿可自中　朝請大夫唐元章 從子良嗣附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進士袁天與鏞

趙孟松　吳叔大觀 陳排熊熊三弟三子二姪附

朱吉父光 張軫附　太學林逢龍 弟廷龍友齊應魁附

張哲齋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忠烈

漢 共二人

鄮簿任景升光

任光字景升鄮人爲縣主簿時海寇作棊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爲流矢所傷賊突嘉前揮刃斫之光脅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治岀俸厚葬之爲之改服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陸康字季寧續少子褒之子也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民繕城又令戶一人具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為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斂民田畝十錢時水旱荐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諫諭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

計吏冒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兵甲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術偏將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屈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為郎少子績自有傳

三國吳 共四人

偏將軍董元代襲

董襲字元代餘姚人身長八尺英烈過人從孫策討平山寇拜別部司馬策薨事權以平彭虎功拜威越校尉

遷偏將軍從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為矴上屯千人強弩交發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鬭襲以刀斷兩紲大軍繼之遂斬黃祖功第一曹操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其夜暴風襲所督五樓船皆傾衆驚潰乞襲亟出襲厲聲曰將軍令備賊可委去耶義有俱死耳敢言者斬於是莫敢言者船敗襲死權哀痛改服臨殯供應甚厚陸機曰吳大帝之能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與天下爭衡者襲有殺身衛主之功云

丞相張巨先悌

張悌字巨先，臨海人，少爲諸葛恪所賞，由是知名，歷官軍師，拜丞相。天紀四年，晉師來伐，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衆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游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百人退走、使人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童兒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

死負名賢知顧念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寧連之如是觀流涕故之去百餘步以見爲晉軍所殺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也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亂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虜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子譚自有傳

偏將軍鍾離徇

鍾離徇山陰人牧之子也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康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不然敵將先人盛以建平守將施績有智略而不言信陵當城弗從徇計後晉兵果修信陵城建平遂危盛掌腕歎曰不用徇言致有今日及晉兵入徇率水軍臨陳督戰死

晉共五人

侍中嵇延祖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靜居杜

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惠帝復阼遷侍中齊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若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

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蒙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弗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

為開者莫不歎息贈太尉謚曰忠穆紹誕於行巳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 二子浚肇桓贊附

謝琰字瑗度安之子也弱冠以貞幹稱累官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陳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

之遷太守魏郡還郡還討吳興賊丘尪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士議者謂無復東顧之憂及至郡無撫綏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敗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瑄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

碩賊敗羣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旁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殞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 弟盎妻陸氏附

張茂字偉康山陰人少有志行爲鄉里所尊初起義兵討陳敏郡賴以全元帝辟爲掾屬太子衛率出爲吳國內史沈克反茂起兵禦之與三子同被害茂弟盎爲太守同札將軍克害札盎亦死之茂妻陸氏討克以謝朝廷贈茂爲太僕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謝邈字茂度上虞人永嘉太守鍼之子也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

臣文詔辯義有不雅者邈輙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

或宜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

爲賊胡桀郜驃等所執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

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遇害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

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痛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

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

與之及還鎮洛陽上疏言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
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參臣府事義附必衆詔聽之升
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
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補勁冠軍長史令自募
壯士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粮盡援絕祐懼不能
保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率衆而東留勁以
五百人守洛陽勁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
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
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

通守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宋齊梁陳 共十九人

冠軍長史孔琇之

孔琇之山陰人少有吏能歷尚書左丞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嘗獻乾薑二十斤武帝以爲薄後知其清乃深加歎息隆昌元年遷爲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虞悰字景豫餘姚人少事父秀以孝聞仕宋爲黃門郎

明帝誅山陽王休祐比葬陰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赴葬初齊武帝貧薄悰數相分遺出必呼與同載及即位以爲太子中庶子遷祠部尚書領右軍明帝纂立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使尚書令王晏示以廢立欲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明聖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不可乃止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王琳字子珩山陰人本兵家子梁元帝居藩琳姊妹並

大後庭見幸琳由此太蒙寵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琳輕財愛士得將卒心佐吏數千皆能識其名姓以軍功封建寧縣侯從王僧辯破侯景拜湘州刺史帝為魏國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聞帝遇害乃率三軍縞素舉哀傳檄四方為進取計陳覇先既殺王僧辯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赴乃大營樓船將圖義舉覇先遣侯安都周文育討琳逆戰於沌口敗之擒安都文育遂克江州及敬帝被弒琳乃請於齊迎永嘉王莊於民間方七歲立為梁王而輔之舉兵東下與陳師遇琳乘

風舉火擲敵船風忽迴反燒遂大潰琳乃率莊入齊齊
以琳為會稽郡公陳將吳明徹攻齊琳與將軍破胡禦
之破胡不用琳計輒大敗琳單騎走彭城明徹進兵圍
之堰淝水灌城城陷被執百姓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
脯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陳人懸琳首於建康市
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瘞八公山側會葬者數
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還鄉里

征東將軍張四山碑

張嵊父稷齊朝為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後

逹家爲嵘雅有志操起秘書郎遷湘東王長史遷爲太府卿吳府太守侯景圍建業率兵赴援授征東將軍嵘曰天子蒙塵何情復任榮號或勸迎降嵘叱曰吾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賊劉仁茂下義興遣使說嵘嵘斬其使遣軍破之景助仁茂擊嵘軍敗執送建業景猶欲活其子嵘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梁元帝追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

東揚州刺史張彪 弟崑崙妻楊氏附

張彪居若邪山中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以爲中兵

泰軍侯聶耕宋子侯攻下東揚州還入若耶山義舉貞陽侯即位以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挈走之沈泰申進等共叛彪彪敗遂與弟崑崙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陳遣章昭達領兵購之并圖其妻劫來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映火識之曰辭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謂妻楊曰我不忍汝落他處今當先殺汝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不辭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彪謂楊曰從此而決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即殺彪并其弟

首致於昭達進兵迎楊楊便改啼爲笑謂昭達願彪屍畢黃蒼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日婦人本在容貌今辛苦日久請暫過宅妝飾楊入室遂剖髮毀面哀哭慟絶誓不更行文帝聞之歎息遂許爲尼彪起於若耶興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

廣威將軍卜天與 附 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子伯宗

卜天與餘杭縣人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殺太祖以舊將子使教皇子射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臧質救

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以功遷隊主、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拜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款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是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闕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

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殷中將軍明帝泰始初擊南賊於赭圻戰沒蓋世濟忠烈云

散騎侍郎沈仲達攸之 子文和附

沈攸之字仲達武康人少孤貧隨從父慶之平雍州蠻征廣陵屢有功歷官散騎侍郎大明景和間與蕭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文和婦及道成遣楊玉夫等弒蒼梧王立安成王準爲順帝道成自爲

司徒、錄尚書事、假黃鉞、出頓新亭、謀殺宋許遣攸之子元琰齎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奮然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乃遣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謀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鑰、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豈敢捐包胥之節邪、書至道成、淘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留禶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又得太后手書、郎舉兵、妾氏等諫曰、宜

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㪅之指兩髀角示之曰、吾豈能忘此、遂將兵攻郢州、爲錄事柳世隆所破、謀還江陵、𨽻城已爲張敬兒所據、㪅之於是與子文和俱至華容之𨽻林、父子俱自經死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子雄附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

嬉嬉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百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頌之衰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先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弃絶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沈茂陸昭略

沈昭略字茂隆，昭明弟也。齊主寶卷儇輕忍虐，大行誅戮，中郎將許準勸司空徐孝嗣行廢立，孝嗣遲疑，召百官集議。將軍沈文季自以老疾不預朝權，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齊王知之，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為破面鬼。孝嗣曰：見卿使人想夏侯太初。略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都督下官見龍逢、比干，忻然相對，霍光若問今

日之事何辯答之臨死言笑自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沈浚字叔源寔之孫也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令並有能名梁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浚曰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勑外軍堅壁固守若臺城傾覆分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大將軍十萬之衆精殺何養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

乾面復翻背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真司直也浚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戰敗嵊與浚俱不屈而死

章華

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與施文慶俱掌機密大事刻削士庶毎責關市之估朝野側目人心思亂華發憤上書曰昔高祖南平百粤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勳

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臺矣即日斬之士民寃痛未幾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淵重賦厚歛誅之以謝百姓

隋凡一人

折衝郎將沈光

沈光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最居常學腕以功

名自矢煬帝時以材武應徵從攻遼東立衙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刀接殺數十人帝壯異之以爲折衝郎將江都之難勇氣憤勃挺戈而前以鬭死麾下數百人皆力戰而死無一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唐共[illegible]人

臨海丞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

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不應上除陳情詞旨哀愴有李令伯之風調長安令擢侍御史以武氏即位數上疏言事因得罪詔獄賦螢火詠蟬諸篇以見志武氏釋其罪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李敬業起義署為府屬傳檄天下斥武氏罪狀武氏讀且嬉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左右以賓王對武氏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太子少師顏魯公真卿

顏眞卿字淸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孫其先[illegible]人祖昌任鹽官州判卒於治所父必彰遂占籍爲鹽官人眞卿博學工文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大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

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鄴郡景城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恐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用

清河人李萼計、與兵六千、出程千里之師、遂成堂邑之功、及賀蘭進明敗、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即位、拜工部尚書、賊益發兵、乘虛急攻河北、復陷、真卿單身詣行在、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立朝多正議、宰相厭其言、出為馮翊太守、轉浙西節度使、召為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

使未行留知省事封魯郡公屬元載建言羣臣白事宜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力詆其壅蔽同上甚於林甫言甚切至載恨之以他事斥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再擢吏部尚書楊炎當國以抗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當是時李希烈陷汝州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先是盧杞不悅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

倔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傳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以須後命真卿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君命其可違乎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人環繞謾罵露刃脅之以死真卿正色抗辭賊黨奪氣希烈乃囚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示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為遂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號遣使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儀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章景臻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僞曰有詔賜卿死真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自大梁來真卿大罵曰然則逆賊耳何詔爲遂縊殺之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詔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

天下稱之者不以姓名獨曰魯公善草隸筆力遒勁世傳寶之

睢陽太守許遠

許遠鹽官人敬宗之曾孫也遠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援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畢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粮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賊乘勝鼓

面南。江淮必亡。且率飢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
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
屈死部贈荊州大都督、子玫拜婺州司馬德宗差次至
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巡遠為上貞元中、復官遠
後子峴大中時圖像凌煙閣初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禄山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入
自遠分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至而遠
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
乎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若死有知當不赦于地下

賊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師功業覆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耻詔下尚書省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屬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者曰後死者與賊則先巡死者謂巡叛可乎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著辯曰二人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所

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睢甚愚
知必死矣遠不畏死明甚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見童
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肺臟必有先受病者引緩而
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自後衆
論方定

五代共二人

睦州刺史薛温

薛温錢唐人有勇力善騎射吳越王弘佐時爲都頭統
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于預政事弘佐惡之有病其[illegible]

輒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乎姑容之而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被甲入見弘倧叱之不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俶於是殺昭券而遷弘倧於衣錦軍弘俶遣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爾以死拒之可也進思欲廢王弘倧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令溫害之溫曰僕受命衛王不聞殺王無巳必請而殺可進思意溫

乃復令二人挾刃踰垣而入弘宗闔戶大呼溫聞之急率衆入立斃之庭中人告弘微弘微大驚曰全吾兄者汝之力也進思內憂懼疽發背死弘宗由是獲全溫累官睦州刺史卒謚正獻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臨安人性沉厚知書能文章事吳越王佐爲內都監使佐欲誅程昭悅令昭券夕率甲士千人圍其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未幾佐卒弘佐與何承訓謀逐胡進思昭券諫不從謀洩難

作邪豕聞變入衛遂被害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邪

豕君子也奈何害之進思後亦悔懼曰我不幸禍害君

子

宋共九十七人

婺州教授胡埜

胡埜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青谿據歙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皆風聞夜去　遁諸生勸埜避難埜曰先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闘

室皆死之事聞贈朝散大夫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梅執禮字和聖浦江人以進士調常山尉遷九域志編脩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士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間親挾弧矢爲諸生倡大司成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識面爲歉執禮問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擢軍器監丞改丞鴻臚遷比部員外郎進國子司業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拜禮部尚書素與王黼善黼嘗招執禮

欽奉示閫覩女樂之盛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兵姓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竟怒以他事出知滁州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改戶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謗有司凡六宮稟給皆由度支乃得下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皇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求金繒以益百千萬計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等四人哀民力以困捐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

軍法結罪倘窒其狀盛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買
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果麥嘗有應者已而果然怫
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
不計於金繒何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守
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
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猶爲
之請俄遣還府及門呼下馬擯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
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二帝
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

以生為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當剸心上報國
勿以老人為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
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聖歸以賑給為名與宗室子[illegible]
寄謀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
范瓊泄其謀故及於難執禮通諸經尤長於易所著有
文集五十卷高宗即位詔贈資政殿學士諡曰節愍

工部侍郎滕秀穎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
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虜議割三鎮

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酋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自離都舊臣無敢候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乃作自哀辭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畀以奉使黃旛授其友人董詵屬之後事翌日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號哭迎拜粘罕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士民見者皆為流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自是拘留以憂憤卒時建炎二年八月也三年董詵自拔歸張浚以為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其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鈇來獻其詞曰滕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得全臣節

以死事以所仗節擔纍其尸有篆字九葬於臺寺下不必封植焉　後請知死窮徼則為乞骸骨歸葬如其請至是淺亦以其事上於朝詔宜付史館特褒錄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忠節官其家三人

項鷄子德

項德武義人充郡禁卒宣和初盜陷婺城縣亦隨沒德率潰亡輩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先入則殿後所馘莫勝計賊目為項鷄子聞其鉦則遁避王師至謀合而殲之賊聞盡

就邀德於黃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葬於城隍廟肖其像而祀之

秉義郎許世英瓊

許瓊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微時嘗毀淫祠而癘疫息人咸敬之宣和中邑懷德鄉寇起瓊集民壯攻討之鄉賴捍衛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睦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兵食不繼而盜益兵攻城瓊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戴所歎焉而歸至今廟食於鄉子孫繁衍爲邑巨族

先鋒董伯强公健

董公健字伯强、新昌人、宜和庚子冬、方臘起桐廬、蔓延新昌、官吏奔竄、莫敢當、公健慨慷、率子弟衆里中萬人驅以紀律、遂破賊、焚其寨、斬首千級、境内復安、王師討剡西賊、檄公健爲先鋒、公健精累勝之威、輕覷賊、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衆、已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絶、公健度事不可爲、呼衆語曰、大丈夫寧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人皆歎息垂涕、贈武功大夫、汝州團練使、官其諸子、

陳德固 子岩肖附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獻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虜力戰而死潛良貴哭以詩云黠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蓋記實也子岩肖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第進士累官吏部右司員外郎

宵佞遊逛時傳邊圭若風庫又入箭括一日過庭正其
妄且勸帝傍邊備源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睢寇竊發過
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宜二人則寇自平又論
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
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竄吉安置黃州及欽宗立
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過庭論近日爵命不由熟
議人觖望宜仁后謚又劾姚古擁兵不救太原之罪擢
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
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歎息固遣南仲

偕及賊將過庭護帝北遷因被留不還四年六月卒於雪山明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

許煜

許煜信都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狎人人亦以是狎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兵措其膝而罵曰此豈拜賊者邪寇怒抽刃擬之曰吾殺汝矣煜伸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吳安國字鎮卿麗水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徽宗奇其文

擢第二尋召入史館遷考功郎中以太常少卿使金寇賀正旦使至接伴館金人諭盟欲脅服之安國毅然不屈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金人不敢犯靖康初遣還後知袁州卒

士曹毛叔穎㮚

毛㮚字叔穎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爲歙士曹賊寇攻城官吏皆遁㮚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誼不可去乃攝州事時二子貢辟雍即遣人持獄印縋城以出令上之朝城陷㮚衣冠坐堂上賊脅使降不屈駡賊不絕

戶嬰刃而死妻錢氏弗忍去婦顧其姑又弗忍去卒俱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官其後

制置司參謀黃龍友友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資禀豪邁慨慷不羈十五入太學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為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明年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幕下又明年西鄙侵軼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實故邱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諡而友亦免省試遂擢第調瑞安簿權

擧藝令，政有聲。宣和間方臘之亂，爲宣撫司幕官，攝蘭谿令，寇不敢犯。以功命攝婺州兵曹，往諭浦江羣盜，皆望風解去。復攝武義，賊衆持釘一器置其前，友莊色叱之曰：汝等何遽死耶？賊首李德壯之，麾退，一境帖然。遷通判澧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率數千人與之血戰，躬冒矢石，破裂脣齒，奪路詣京。制置使度、宰相李綱皆薦，召對。欽宗問脣齒何以破裂，友以實對，欽宗稱歎，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二千奪

榆次縣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進十里而止友至白師中堍非利將三百受敵論不合友仰天長歎曰大事去矣迨曉兵衆四合敵執友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罵不絶口虜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時年四十七贈七官至中大夫官其子孝婿人人御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廬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穽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急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矣有累子者是汝其識之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太原府判劉仲發士英 石礪王禀附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少篤學年三十一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纍起清溪眉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顏相顧潛具海航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條畫守城策甚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克實明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厲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略召對賜章服擢

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朞金虜入寇兵帥童貫存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之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禀伏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于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禀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時靖康丙午秋九月也年四十五議者以英禀方唐之巡遠云

安撫使徐彦猷徽言 子顯從孫遹附

徐徽言字彦猷西安人泌之孫也大觀二年詔求材武錄忠彦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授保德監兵政和六年夏人犯邊與兵孫統兵禦之其前軍先掠保德徽言夜半率精騎據險設伏夏人至徽言揮兵突擊擒其酋以功授閤門祗候尋復由銀州入寇命徽言統河西諸將討之夏師大敗七年權知晉寧軍嵐石路沿邊安撫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瀕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

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帥率師渡河敗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遷武經大夫隆安撫使提舉嵐石隰麟府豐等州兵馬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徽使鎮守河西欽宗以京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覬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劫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麟府豐既弃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亟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數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

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漕臣桑景詢葛頍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原偁絕徼言屯田並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首領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徼言以奇兵襲舍之是時河東郡縣皆陷日夜望王師至徼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既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不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疑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

寧建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縣澄城趙叙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畏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陴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以北兵暗字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開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於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因夾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堇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

爲廣外城東塹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堙絶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芟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待寖罄鎧仗空竭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梃餓傷痍之餘裹折槊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篦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曰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斬刃徽言獨持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卻會將石贇受

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檄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
薪焚之率衆下戰門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
略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譟至檄言坐堂上慷慨語衆
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衂賊手因援佩刀自擬衆爭奪
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妻宿得其
所親使說以其冠綬見檄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
入穹廬可乎汝汚僞官不即媿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
搖吻作說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宿因就見
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檄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妻宿

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乃自苦嶶言曰吾恨不能汝歸見天子今以死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盃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詔誘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嶶言益怒罵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爾胡孝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嶶言披衽迎刃辭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既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寍很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悉宜撫張浚與諸使者相繼

以死節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輔曰徐徽言死封疆

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顔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

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

贈彰化軍節度使子翊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

豐死蓋世著忠烈云

縉雲尉詹元忠良臣 子大方大猷附

詹良臣字元公遂安人敦厚有節操宣和初年七十二

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覩且犯處守貳俱

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城或謂良臣曰盡去諸良臣曰

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事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臠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叱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子二人後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謚忠節長子大方登進士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封遂安伯食邑八百戶贈太師次子大猷補承事郎官至

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

青溪尉翁開

開壽昌人也、登政和五年進士、宣和二年、攝青溪尉、方臘從起、領所部與賊戰、不勝被執、罵賊而死、郡人鄭範爲之傳、

休寧知縣麴嗣復

麴嗣復錢塘人、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爲會

我使勝耶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吏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略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睢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忠翊郎姜綬 子特立附

姜綬睢水人也宣和中以平睢寇有功補承節郎靖康初金人犯汴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封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

罵之遂被殺建炎中詔官其子待立補承信郎官終奉
遠軍節度使以詩鳴有梅山集

開封少尹夏元茂承

夏承字元茂鄭人登蔡嶷榜進士第任開封少尹靖康間虜騎入寇京師尹徐秉哲散文榜根括皇族冀倖其全承毅然折以大義容令請廟毀其文榜畫散拘繫之人紹興初職文墨者疏列其事時國事方殷褒異未遑遠隆興初詔以承爲忠義之士命史館編錄姓名特贈左朝議大夫

開封令劉夢澤倚友

劉倚友字夢澤青田人登政和進士第開封有聲靖康金人犯闕受檄為東壁彈劾官登城按視為金人所獲脅使降倚友叱罵不絕口死之

潁昌守何彥時志同

何志同字彥時龍泉人元祐進士初校讐麟閣靖康餘虜寇潁昌守臣曾開懼宰相以志同代之至郡厲士死戰虜數衂不得逞於是益以數萬騎圍其城而攻之不敵城陷志同委其子女挺身出招散亡將以復戰聞高

宗以大元帥開府濟陽遂率范淵等三十騎赴之高宗見之嘉賞先是志同嘗密啓以南都祖宗興王地請正位號以令天下及移蹕南都後申前奏從之以志同攝大尹時國多難志同艱關赴急後奉身而退其進退可謂無媿矣

進士吳樞

吳樞慶元人登政和進士慷慨負氣以節槩自許靖康初詔與人使金者樞毅然請行既至唯長揖不拜金人欲烹之鼎油方沸樞攝衣從之顏色無少變金主壯其

雲和柳味道

柳味道雲和人好讀書行巳正大每以節義自持時有寇柳機察作逆逼味道爲主堅誓不從寇怒縊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容口占一詩曰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縊死於松下

太學徐宅卿揆

徐揆字宅卿江山人篤學力行以内舍領開封府首薦待試省闈金人至都城揆與太學生數輩上書虜酋責

其敗盟欲迎請二聖不得達翌日撰文自祭感謂曰子雙親垂白無位於朝欲以徇國特一簣障江河爾擬曰不然昔燕破齊王蠋義不事燕絶脰而死齊士大夫迎襄王於莒齊之殘民亦感激奮發而田單得以成功今國破主辱可無一士死難擬雖不敏竊自比蠋庶幾天下士奮義而起乃毅然竟至戎帳締以獻金銀數房酋見之擬袖出書且讀且詬責之酋大怒擬不屈遂遇害紹興初特贈宣教郎官其弟事及二書並載之國史

蓋縣簿祝公明　子陶附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盖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弃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人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死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通直郎劉平甫晏

劉晏字平甫建德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中率衆數百來歸受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

出一色晝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於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就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羣寇犯常州晏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禦寇寇再至晏出舟師迎戰降其衆一千五百人戚方圍宜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搗方帳下

方大驚郤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深入重地方合圍數匝飛矢雨集晏獨奮長刀力殺數十人以援兵不繼死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司農少卿史洵美嶶 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史嶶字洵美鹽官人勤苦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出爲京西運判嶶宗下詔罪己罷西城所督逋賦嶶悉焚其租籍進右司郎中以疾致仕高宗卽位復起爲司農少卿建炎三年與黃鍔扈駕至京口俱遇

害，後特贈左太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三，曰龜年、均年、岑年。龜年、岑年皆官至員外郎。

鄉貢鄭季厚單　兄章、妻董氏、孫曾多附

鄭單，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於鄉，建炎四年，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單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貰死。單號泣，指所瘞黃金釵與之，遂見釋，而金兵相緣，單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爲一不得脫，單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後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單厲聲罵不屈，躍入

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畢
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畢累贈太師秦國公、
董秦國夫人、

統制姚興

姚興、相州名叔典、新城人、有勇力善武藝爲統制官、隸王
權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入寇、兵至和州尉子橋、興以
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羣刀斧自衛、麻
不援、興與敵殺虜數百、以援不至而歿、朝廷爲之立祠以
表其忠、寧宗朝復加追贈襲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錢塘令朱蹕 何稟附

宋蹕安吉人登大觀五年何㮚榜進士第任典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斥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將窺臨安蹕請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弃城遁保赭山蹕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扶至天竺山賊肆焚掠蹕裒創率里社役以短兵邀擊遂被害

何梟歸安人也靖康中從徽宗幸金營不屈而死遺詩云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臨大節而不奪至今猶凜凜有生氣若梟與蹕可謂不負科名者矣

防城保甲於琳

於琳蕭山人爲本州防城保甲建炎初陳通叛琳從浙東兵撫討賊戰敗被執賊欲刺其面强降之琳罵不屈賊聚攢射矢着如蝟毛罵不絕口死之

承信郎李彥和靚

李靚字彥和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

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慾安能呫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人犯境靚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其酋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部曲奔潰靚大呼曰今日是我報國之日遂躍馬陷陣死年三十二

右僕射魏南夫杞

魏杞字南夫鄞人舉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縣有能名

後遷宗正少卿假禮部尚書使金國行次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杞不爲動卒奉禮幣以往當是時與隆議和改君臣獻納禮孝宗以緘書授杞杞行近北界忽動函問白上曰國書封縢不知何事彼震怒凌辱將倉卒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上大悟始盡言書旨初上之不言者懼杞畏葸辟行耳杞至金金主果怒絕飲食以困杞杞言來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言和時不同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

滅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卒謚文節

衛士唐琦

唐琦臨安衛士也高宗航海琦以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是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

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沈提舉琯

沈琯德清人仕爲燕山府提舉金虜犯邊爲郭藥師所執以兵臨之終不屈虜壯之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首陳虛實乞邀擊之不用著南歸經世二錄以攄忠憤

龔生

龔生上虞人伉健有智略建炎中金兵渡浙江次上虞所至焚掠民皆竄山谷生獨奮臂諭其里人李氏伍氏

郭氏曰虜將屠吾邑吾屬雖力不敵有死不可去遂募民之果悍者得數十人迎縣令丞依險自固分署隊伍整兵寨向以待之虜至出其不意驅衆先登礮擲投石擊之且率衆薄虜虜驚却斬其將殺傷甚衆生亦戰死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 子綸紱附

梁總字貴全西安人丰姿端靖以明法擢廷評時有欲入人罪者總堅執不見聽乃求去爲淮西檢法守曲江以薦召丞大理稍遷少卿孝宗稱其忠正廉恪出爲浙西憲平丹陽盜捄嚴陵荒入爲廷尉晉戶部侍郎使虜

出國門、孝宗憂驚、總節衣縣渡淮、虜逼之易服、總毅然不變、虜燕必張樂、至其庭、必簪花講射、總皆移文豫辭之、持弗從、就館則扃其戶、絕不通、燕之日、又脅總、總曰、有死耳、國喪不郵、而以非禮相加、豈通好之誼耶、虜嘉歎之、悉如所請、既還、上受內禪、真拜刑部侍郎、未幾、奉祠告老歸、子綸、自戶部郎、為成都憲、紘、守融州、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進士、累官度支郎、兼國史院編修、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犯仁廟嫌諱、甲力請完

願更名脩還除實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獵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已遣使獻四州於金金立曦爲蜀王以重兵壓大散關曦陰撤蕃關李甲時在漢嘉聞變告急於朝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遂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使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敗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故事欲挂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李壁告變曦僭王位甲即去官朝廷久乃微聞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

朝震駭、璧納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命吳總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以帛書賜甲、命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府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狀、公論快之、除甲宜撫使、金自鶻嶺關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金知有備引去、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安丙所增田土茶鹽諸稅、一切報罷、邊民感泣、未幾卒

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諡清惠

海州通判侯道子扁

侯扁字道子樂清人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扁率衆鏖戰城下死之闔門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疏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諡節毅仍立廟其鄉

所著有霜崖文集、

陳提刑壽孫

陳壽孫遂安人以進士教授台州、會新太守初視篆乃丞相丁大全黨也、至謁廟日、壽孫饑言曰昔冉求爲季氏聚歛聖人尙欲鳴鼓而攻之、太守乃丁大全聚歛之徒烏可升吾夫子之堂哉守聞之遂解印去後直龍圖閣歷福建提刑、貪吏聞風畏慴引去未幾入覲、與賈似道爭鹽法被劾歸、元兵至、率市人操兵聚遂安白岩橋禦之敗民居扉戶床卓累以爲柵、兵至民潰散遂被執

元將欲降之嗔目叱曰我大宋寵臣乃從爾爲邪因厲聲曰何不速殺我遂囚於獄邑吏武戲之曰提刑亦下獄邪壽孫叱之曰吾志尚欲斬賊配吏顧力屈耳元將壯之命縊死獄中

兵部侍郎應純之

應純之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授業孝亭之門登嘉泰三年進士第歷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收捕李全等所向多捷會李全來歸密請於朝謂中原指日可復時相史彌遠鑒開禧事不欲大舉但劾立忠義軍令

純之節制既而陞兵部侍郎秋八月金人入寇力戰死之

蘄州知州李茂欽誠之 妻許氏子士允從子士宏附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舉鄉薦第一慶元初釋褐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躪蘄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

募死士逆擊十里外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榯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切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略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倂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岡候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尔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帥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劍自剄時年七十妻許氏及子婦若孫

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月時三月十七日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賜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士宏承務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耶以先返家獲全護喪歸葬於縣東七里東山之原

太府少卿楊叔鎭九鼎

楊九鼎字叔鎭錢唐人以父任入官帥襄漕夔有善政後易利漕帥天漢虜刦大散關九鼎先驅駐河池縣復大散關又復皂郊殺僞帥完顏隬璘虜大憤益發兵至

九鼎死守清野原除太府少卿、總領蜀賦、時郡統兵攻戰沒、麾下兵潰、虜據漢中、擣大安軍、九鼎檄張威何進邀虜於三泉、匹馬不返、會蜀有新帥、首招潰卒、至雞公嶺、後叛帥聞變、即遁、有勸九鼎遁者、答曰、九鼎有職守、不可去、賊至、遂遇害、後宣閫戮叛卒、奏九鼎以死守職、乞厚加卹典以勸盡忠、詔贈五官、至朝議大夫、官其子三、

定城尉張欽甫愁

張愁、一名景說、字欽甫、嵊人、紹定四年、爲定城縣尉、攝

麻城縣事適虜攻破沙窩關深入麻城兵不支被執欲脅使降愨曰吾氣吞若曹顧力屈耳吾從汝爲不義耶遂遇害事聞贈通直郎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　卒方義附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也爲太平縣倅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存芳諫不聽訾之知縉遂引蒙古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痛其孤八歲礱長於民間傳至曾孫淳甫洪武中以賢良薦仕至監察御史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 兄椿附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有權貴者擬牒薦之以示震震納之篋中既而干震以事震手還其牒封題如故其人大愧咸淳中由大理司直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時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甄力爭之趙氏

者守吁倆其類震遣吏捕治倆遁以書告殺震子濡以族劉道然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警饒饒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耶立斬元使堅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且盡都提舉鄭益首遣震盡出官錢募戰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排震署降表震奮罵曰我[illegible]力寡不能盡殺爾賊乃降爾耶遂與其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尸以葬贈華文

上自言。王甫那劉袁忠官其二子

通判池州趙漢卿卯發 袁氏附

趙卯發字漢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上舍登第歷官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為彭澤令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保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保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歸降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

餘輛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耶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散其家貲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

其墓而去、

建康統制吳子雲從龍　弟從虎附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絕被擒、使至秦州城下諭降、終不屈死之、後立廟維揚、賜額褒忠、其弟從虎官至武經大夫、淳祐間翰林學士應繇奏言、從龍有晉解揚漢路中大夫之節、請賜謚、咸淳中、史館檢閱黃震乞立傳、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　弟時中附

朱光字不塵、麗水人、紹定三年、登進士第、尉襄陽、攝均

州錄事端平丙申均倅北人王用吉以城叛光諭之不從責之又不從遂死於難朝廷旌其忠贈通直郎官一子勅曰往歲北人以均城叛爾光攝郡決曹責以忠孝遂遭執縛斃於刀鋸後三年職兵鈐者始白其事於朝有司考閱銓籍龍飛榜進士也嗚呼尒死得其所若朕之盡傷何贈以京秩錄其遺孤庶使忠魂無復遺恨弟時中端平二年進士

崔丘尉徐耀叟梅龜 子尚古附

徐梅龜字耀叟壽昌人警敏剛介不事阿徇登進士第

授安豐軍霍丘縣尉端平三年蒙古兵犯境梅龜親率土人王鎧等札塞安陽諸山隣境亦賴以安嘉熙元年蒙古兵又至梅龜身先士卒戰勝俘獲甚衆次年春蒙古大舉入寇梅龜與戰不利顧謂其子尚古曰彼衆我寡我知之矣委質爲臣有死無二汝其行乎尚古曰大人既以死忠尚古豈不能死孝乃轉戰益力至黃家渡皆遇害淮西制置以聞理宗震悼贈宣教郎知霍丘縣事官其一子汲古進武校尉尚古贈承信郎亦官其一子肅進義校尉梅龜夙以文名舉筆立就嘗著春秋指

寧國若干卷行於世

吳金部員外吳長翁德洪 弟雄飛附

吳德洪字長翁淳安人登淳祐九年進士第歷官金部員外郎遇事慷慨與時多忤元兵入臨安抗節而死弟雄飛字次翁秀整端重與兄齊名亦登景定三年進士累官太常寺簿氣與李芾友善以忠義相許國亡募兵赴難時論痛之

樂守張漢英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及蒲期呂以女雙瞽辭漢

英曰、勝將無恙而今夜明、命急遞娶之、咸淳間勒守樊城、為元阿朮所圍、并守其江漢、英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出、往荊郢求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泅者被獲、於是郢荊之路亦絕、又求得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出衆、俾為都統、二將又相繼為元兵所殺、至九年癸酉、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元將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我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

矣、阿术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鈍師薄樊城潰、英死焉、

大理丞馮德文驥 弟驌附

馮驥字德文、富春人、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以進、登景定進士、調安吉武康簿、有聲、累遷大理丞、時元兵下襄樊、募豪傑爲戰守計、驥被薦、協張濡守獨松、元兵來攻、殺其渠帥、元將益兵擣之、濡遁、驥與弟驌力戰死、贈集賢殿修撰、

吏部尚書劉聲伯黻 母解氏妻林氏附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試入太學、時大全方爲

臺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嚴率同舍生
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
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母曰爲臣死忠以直
被貶分也及大全貶竄還太學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由學官試館職拜監察御史益以風節自勵遇事
敢言改正字丁父艱去服闋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
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召拜刑部侍郎
進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潰丞
相陳宜中起復嚴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死宣

中謀推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敵共政將遜位於是敵託宗祀於母弟成伯揮涕就道及羅浮發憤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死

浙西提刑徐伯謙道隆 知州趙良淳附

徐道隆字伯謙武康人以父任入官歷潭州判官荊湖制置使遷浙西提刑權治安吉時文天祥既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害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於市牛監軍邁范文虎程鵬飛俱遺書誘道隆使降道隆焚書斬其使元兵至知州事趙良淳知不可

爲乃具公服自縊死道隆率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鎗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廉之艦中守者少忽赴水死越三日宋亡

司農卿杜貴卿滸

杜滸字貴卿黃巖清獻公之從子也德祐初奮志勤王集民兵四千人見文天祥於西湖上時天祥奉旨詣北軍講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滸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

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許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飢莫能起辭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羹以餉天祥而已獨枵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蘽蓧中兵入索之擒許去許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困莽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詣單步從至高郵從由海道以達永嘉間關危險走數千里所以極護天祥者無不至扼腕國事輒與天祥涕淚相對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而投

詔問晨鬪、登埤之數，被執不屈，罵賊死。

權知台州王琟 詳賞門

王琟，儒林人，咸淳進士，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與陳仁玉築城浚濠，俱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赴泮橋水死之。寇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姪賓服琟衣冠，自殘以全琟遺體。

承議郎陳雲翁實之

陳虞之，字雲翁，永嘉芙蓉人，登咸淳己巳第，初授揚州教授，改淮東帥幹，歷官廣王府記室參軍，積階承議郎，

元兵至溫處之李子姪鄉人千餘人登芙蓉巖誓以死守不降元兵攻巖累爲所敗越二歲始克下之乃盡以家貲投巖隙中遂自刎死子姪妻孥及鄉人死者八百餘人被虜者五十餘人遠近聞其事莫不爲之隕涕

史館編校葉德平倆祖

葉倆祖字德平樂清人尚氣節有家法辟史館編校晚年退居教授聞元兵渡江謂子弟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至元丙子冬兵至即具衣冠望闕拜躍入所居揚樓水中

太學徐巨翁應鑣 子琦崧女元娘友劉安錫附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恭帝入燕、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篋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

竊之見應鍾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人撲火滅應鍾不能死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即位於閩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錫李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王小觀

王小觀瑞安小溪人身小有大志善槩每以忠義自許年七十翁避元兵至溫見極瑞安陶山陶山去小溪餘三

十里小嶺關之子悉傾家財召募勇敢者千餘人出隘山迎敵彼衆我寡退入小溪元兵追之力莫能當遂被執不肯降臨刑罵不絶口而死

徐梧叔夢魁 子附

徐夢魁字梧叔壽昌人領貢籍而宋祚遂亡欲圖恢復潛集子弟兵二千餘人與開化魏字同應陳宜中至信州兵復潰散又聞丞相文天祥被執北去痛哭撫膺其謀遂寢隱歸築室[illegible]塢山中大書宋林二字於石元初屢薦不起年七十餘臨終謂子姪曰吾家宋臣也墓題

宋林處士足矣汝曹幸無食元祿言訖而歿

林提刑融

林融青田人仕宋爲提刑屬宋社淪亡潛歸九都牙陽起兵興復兵敗被擒送燕世祖義而釋之融歸復起兵元遣參政高興來勦力屈死之

鄭季華采翁 宋天錫附

鄭采翁字季華壽昌人性剛果好讀書屢試不第居家學兵法宋社將屋慨然有扶拯之志元兵圍臨安倡義勤王郡人朱天錫等應之收集鄉兵勒部伍習騎射義

聲感激人皆效死未幾臨安失守兩宮北去元將喚都陷建德安撫方回迎降遂犯白沙渡采翁率所部力戰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陳自中字與可宋丞相宜中母弟也好學善屬文頃刻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參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東面再拜而死

妻楊氏、三子一女、俱被虜幼子隨少常入西番爲僧、名
輦真吃剌思、

朝請大夫唐子煥元章　從子良嗣附

唐元章一名大初、字子煥、蘭谿人、韶之弟也、爲文思院
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韶子良嗣起義興復
官擬溫州砲手三千爲之助、將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
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
扼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爲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閤
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

援不繼戰不利將趙闔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咬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僊霞嶺下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趙良坦字平甫孝宗諸孫也寶祐二年進士知永嘉瑞安福清並以廉介名會二王走閩中徵良坦以軍器監簿贊軍事於是募兵守禦元兵南指力屈就擒脅降不屈繫獄中二年作書付其家曰試令三載無愧於心守節二年不屈於敵只因忠義二字累及老稚一門吾今

唯死而已後元帥詰其不屈狀對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速求一死遂欣然就刑

進士袁天與鏞

袁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邃於春秋登咸淳進士第以父憂未即仕國事日蹙鏞竊歎曰生爲宋臣死則宋鬼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仗義執言從常山睢陽於地下不失爲宋國臣足矣居三月元將遣游兵十八騎駐鄞西山之資教寺鏞奮然往諭以大義且肆言曰汝主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死轉

鋒刃之下天地鬼神所不容因旌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日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言未竟就擒元將奇其才脅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燒殺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胡也元將怒縱火燎之鬚髮殆盡聲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日家人驚悴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趙孟松

趙孟松山陰人福王與芮之從子也元兵入臨安孟松謀舉兵於越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之孟松訴曰

賊臣負國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孟嵩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以使孟嵩至此杭人莫不隕涕既死雷霆晝晦者久之

吳叔大觀 陳非熊 熊弟彪 羆 虎子圭 墅姪墦 坑子墀

吳觀字叔大新昌人嘗爲稽山書院山長與邑人陳非熊有業儒有氣節元兵入浙東恭帝北轅檄報相對慟哭即與熊謀奉宋宗室趙節使圖恢復集義勇千餘繕城閉守夕戰兩死非熊弟羆彪虎子圭墅姪墦坑數十

黃皆被害惟子壎留新昌獲免痛父死難屏居讀書後
至元十四年婺寇掠新昌邀擊陳宜慰壎率宗人赴援
聞宜慰被殺憤激決戰皆歿於敗兵嶺可謂世濟忠烈
云

朱吉父光 張軫附

朱光字吉父諸暨人明經教行元伯顏下江南遣稗將
上官某招撫浙東至縣光與同邑張軫等率鄉民抵禦
光被執口占門生爲大宋臣死爲大宋鬼一片忠義心
明月照秋水賊怒以火燃之三日始絕軫亦不屈而死

光霽註西錦人多佩誦云

太學林慶雲逢龍 弟廷龍齊應魁附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齠齔知讀書爲文有奇氣少游郡庠尋以胄牒補太學與同舍齊應魁等上封事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賈大怒削其士籍御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實嚴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溫秀王趙與檡道元將知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迫之登舟入城逢龍攘臂怒罵以腹觸其刃而死弟廷龍字雷發勤苦讀書與逢龍同游太學亦

衰乾天眉而死

張哲齋

張哲齋臨海人遺其名文丞相天祥偕泰和胡文可太平呂武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約舉義兵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入寇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知不免語弘範曰吾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惟我爲遂遇害

兩浙名賢錄卷之七終